

聽雨軒筆記

清涼道人編

上

進步書局校印

聽雨軒筆記提要

是為德清徐君號清涼道人所著書凡
四卷標題各異曰雜紀曰續紀曰餘紀
曰贅紀共計一百三十餘則其間追懷
陳迹表章忠烈與夫述異志奇評書品
畫一一俱有卓識而紀遊諸篇可補名
山記中所未逮讀之尤令人悠然神往

聽雨軒筆記總序

古今載籍多矣性命理數諸書之外其他著作祇見聞二者足以該之然有能識其
大者即有能識其小者此稗官雜說所以得與經史子集並傳也國初名家咸尚
說部舉其書可以汗牛數其目不勝屈指措辭命意雖各不同要皆集目前所見聞
而識之以之傳舊紀軼耳清涼道人少窺二酉壯歷四方蜀岡邗水之間五嶺三江
之勝皆遍歷焉倦遊歸里負耒躬耕畎畝作息之餘偶成筆記四編以述生平所聞
見蓋考古者十之二三志怪者居其七八而每於敘述中間出莊論雄談以寓微意
道人抱負素深乃以田園終老故其見於筆墨者如此嗚呼古人仰屋著書方其窮
搜冥索時初不自知傳與否也惟學問宏深識力老當則自不脛而走此書出而問
世吾知賞竒好古之士當必有以先睹為快者道人從先君子遊者二十年瑋素
兄事之而嘗聆其教誨今讀是編有敘及先君子事不禁愴然有感於中爰敬題
數言於篇首乾隆壬子六月朔日世弟沈瑋再拜書

雜紀自序

前朝傳軼紀異之書見於說郛稗海者舉其目不下數百種而昭代叢書與說鈴所載及近日聊齋志異夜談隨錄新齊諧諸編類皆詭異離奇讀之心愕然而驚談之舌搖然不下實足以廣學問而拓心思不僅資消夏助談已也竊念理之所無而事之必有者古今來亦復何限而失於紀載湮沒無傳者多矣予耳目囿於方隅萬不及前人之廣博然每聆奇聞軼事輒心喜之閒居無事因就平日所熟見習聞者成若干篇所謂自忘其醜聊以效顰耳他日若能見聞稍遠日積月累裒然成書豈非至願容當漸次彙集之而先以數篇為嚆矢

乾隆辛亥八月朔日清涼道人書

聽雨軒筆記目次

卷一 雜記

保濟侯降乩

瘦瓢畫

趙文敏公宅址

南屏山蛇

某生奇術

遊僧轉世

栗公子

蜈蚣珠

紹興奇案

絕力

董公遇字星

一捧雪事實

吳松

新市狐仙

葉薛二醫

醉虎

相字

爐峰龍

留人石

阿斑

湘灘水源

翁仲精

蜈蚣

古佛真身

泗州漁人

三巨物

蚌精

奇山奇水

黑神示夢

嶺南異術

開化案

張公墓

卷二 續紀

岳忠武廟從祀

楊莘野

何首烏

粵西三江

海井水帶

王生

鰻

劉專三

半月泉題名

跳白船

葉柳二侯

某生女

東林黨人

畫山

石中雉

礮

楊髡發陵

奇孕

郭璞墓

產夜叉

猴

劉王

發塚

餘杭令

梅嶺

沈公獲盜

異蛇禦水

伏波山

樊公

石上古迹

琵琶記

牡丹亭

河南冤鬼

鳳皇山寶石

英石

大佛頭

康公義舉

慈相奇鬼

燒酒

三界神

工匠魔術

白鷺香

卷三 餘紀

周忠毅遺墨

異玉

倉頡祠鬼

陸放翁詩迹

華光雪竈

大石佛

龍涎香

醫

鬼寄衣

評話

掘藏

鍾克聲

筭帚精

一字定案

碧霞髓

粵西異草

趙文華轅事

鄭珏畫

靈感公墓

藏物

溺鬼索替

鳳凰山魚

神騙

馮鐵頭

覽古迹

巨鱗

四后殺韓

徐文長故居

馮灝亭

三江閘

卷四 贅紀

沈侍御墨蹟

莊叟技力

古鐘

夏開基

慈相銀杏

虎殘

酒量

桃花源

蘭亭源委

滿渚朱生

龍母井

李生

牡丹亭評話

安南貢使

鄔友仁

墨猴艾虎洋犬

銀錢飛

管夫人小照

石柱僧迹

菊神

仇十洲畫

閩杭祈夢

天財

龜蛇

聽雨軒筆記卷一

雜紀

清 清涼道人述

吾邑焦山之麓。保濟侯戴公祠在焉。侯之生歿事蹟及歷代褒封。載在邑志。宋元以來。闔邑士民咸崇祀之。廟貌巍煥。而後樓則奉侯之真身。乾隆十年四月下。潞子家商農先生扶乩。侯降而言曰。邑有大災。吾固請於上帝求免。而願以身殉之。帝已許我矣。衆異之。而不省所謂。惟書神語於廟。勸人修省而已。至五月朔夜。忽殿內火發。延及真身。樓皆成灰燼。而道士臥室在殿東偏。相距不及丈。簷際皆焦。屋竟無恙。予於次早往觀。心竊異焉。衆迴思乩語。益神之共謀重新其廟。於是捐金者。効力者。奔走恐後。閩中木商沈某以黃梔數筏來乍浦。有購其四株為堂柱者。大可抱餘。講價將成矣。商夜夢一人衣冠甚偉。面燿燿有光。謂之曰。此木係吾屋柱。數已預定。不可他就也。商晨起告諸牙行主人。正談論間。吾邑為侯建廟而市木者適至。問主人有大黃梔乎。商詢所用。則廟柱也。問廟神之狀。則即昨夜所夢者也。商駭甚。以木助之。即今殿上四大柱是已。四閱月而廟成。所餘尚千餘金。因於真身樓後闢一園。上至山巔。以為遊人登覽之所。商農先生敘侯降乩事。勒於石。而嵌諸前殿右壁。至今尚存。

黃慎字恭壽號瘠瓢子閩之寧化人少學畫於同郡上官周人物花鳥山水樓臺盡得其妙一日熟視其師之所作而嘆曰吾師絕技難以爭名矣志士當自立以成名豈肯居人後哉凝思至廢寢食者累月偶見懷素草書真迹揣摩久之行於市忽憫然有悟急借市肆紙筆作畫竟拍案笑曰吾得之矣一市皆驚其畫初視如草稿寥寥數筆形模難辨及離紙丈餘視之則精神骨力出焉上官周稱之曰吾門有黃生猶右軍之後有魯公也於是其名遂著遊歷四方所至推重居廣陵最久與鄭板橋為莫逆交黃以畫鄭以書道雖不同而神理之奇僻蓋相似也赴友人飲見其鄰腐肆之女而悅之囊無資不能致也乃畫一仙女張之裝裱之肆鹽商以重值購之不可問其所欲則以實告商因買腐肆之女易之後至羊城為人畫一鐵拐李仙呂宋國人見而歎曰若得增一蝙蝠於上則更妙矣黃曰是不難然非薔薇露及伽楠香作潤筆不可呂宋人欣然如命黃乃伸紙縱筆別成一幅與之大喜持去其見重及於外國如此性嗜酒求畫者具良醞款之舉爵無算縱談古今旁若無人酒酣捉筆揮灑迅疾如風畫不擇紙惟丹碧則手自調之不以假人也其畫以人物為最山水花卉亦奇古可喜詩做金元書法縱橫酷似其畫自評其畫凡三等最得意者題一

詩於上。次則識以歲月。再次祇署癭瓢二字。沈益川夫子遊閩得其一幅。歸以贈予。并縷述其生平。畫作老人持菊行吟狀。神氣精湛無比。上題乾隆甲申春二月癭瓢寫數字。當是其自以為次等者。然蒼古奇勁。已莫可等倫矣。閒理畫篋。因舉其概而識之。

吾鄉戴灣村下坦山之麓。有土穀祠。蓋村人祈年報歲之所也。人咸稱神為元趙文敏公。祠址係其故居。故老傳聞相沿久矣。予考郡志。公宅在郡城中甘棠橋之南。有銀杏一株。為公故物。予曩時至郡。曾一訪之。公第舊址。即今鈕姓之居。銀杏在其宅中。大蔭畝餘。高出雲表。誠數百年之物。今相隔二十年。復至郡城。則樹頂童矣。旁枝猶蔥鬱也。戴灣祠址。為公陽林堂別業。遍植梅花。公有懷德清別業詩。所謂陽林堂下百株梅是也。清溪八景中。有野橋梅雪。橋在慈相寺前。距公別業僅半里許。梅花放時。自橋上望之。若積雪然。故以得名。先輩沈濡羣先生有悼趙祠雙松詩。序中謂祠係文敏別墅。松為公所手植。挺勁蒼翠。較之慈相寺數松更為奇古。康熙某年蟲災而枯云云。予歷據舊聞。祠為公之別業無疑矣。自戴灣以東。若白楊圩賈塢藤山東衡諸村。皆祀公為土穀神。二十里內。若公之湯沐邑然。而東衡里則公墓所在。翁仲

馬虎尚存。祠在墓東數百步。土人皆云即是墓廬。似亦近理。猶夫戴灣別業之為神祠也。從來名士栖遯之所。後人慕其高躅。率皆即其地而祀之。如蜀中浣花草堂。江南太白樓。黃州雪堂。比比類是。而況別業則生前徜徉於此。墓所則歿後藏魄於此者乎。神所憑依。理固然也。又戴灣祠南半里許。有王氏聚族而居。由來久矣。前輩皆言此為文敏外祖家。公曾手寫外祖母像貽之。其家奉為世寶。貽於竹簞。傳已十餘世。國初尚存。予考文敏撰其父與嘗阡表云。公為秀安僖王子。偶孝宗本生父五世孫官至戶部侍郎。娶德清李氏。贈碩人。合葬於郡南車蓋山云云。並無外家王氏之說。前輩所云。蓋誤以李為王。而戴灣之祠與王氏相近。遂以為即公外家。竹簞畫像則附會也。因攷文敏宅址而并及之。

乾隆己未。馮在田先生同友遊西湖。至淨慈寺前。見一丐肥黑而短髯。昂然前行。十餘丐身畔各斜挂布囊。攜竹絲籃從之。隨其後者數十人。問之。則往南屏山捕蛇者也。在田少年喜事。亦拉友隨之行。至寺西山坳深處。得一洞焉。口約尺餘。四周光澤。似常有物出入者。髯丐於洞前禹步持咒。鼓氣嚟口。向洞噴之。聲隆隆然。眾丐左右雁行立。各探手於囊。取所貯草葉口嚼之。未幾洞中之蛇潮湧而出。先之以烏梢青梢。

時纔後皆赤鏈虺蝮之類。其形有若蠍若鯉若履者。虎首而蛇身者。頭銳身潤。長止數寸者。細如秤梗。短類棒槌者。赤似硃砂。青同藍靛。綠若銅青。白猶傅粉。及黑白相間者。可驚可愕之狀不一而足。衆丐以所嚼之草汁塗其手。渣塞其鼻。各別蛇類而捉之。置諸竹籃。如拾常物者然。行將盡矣。忽聞洞中作風雨聲。聲正謂衆曰。蛇王來矣。汝輩速避。亦探囊取草咀嚼。而高舉兩臂於空中。獨立俟之。洞中風聲愈急。一蛇黃首青身。頭有短肉角。大如人股。隨風搶出。徑盤丐身。昂首向丐噴氣。其聲噓噓。丐閉目頻噴口中草汁以敵之。蛇首頓垂。而纏繞益緊。衆丐以草進。幫丐口嚼草而手作訣。以向蛇。蛇復翹首鼓氣。丐仍噴汁與敵。蛇首又委頓於地。如是者三。蛇不能支。解纏蛇。蛇入洞去。當人蛇相敵時。衆丐檢拾餘蛇已盡。欣然而歸。至寺前。而幫丐之面漸腫。須臾耳目口鼻皆平。急呼衆丐嚼草齊噴之。隨噴而腫隨消矣。旁人問巨蛇何故舍之。答曰。此蛇王也。我若殺之。則四山蛇王畢至。吾輩無噍類矣。吾昨來此持咒聚蛇。故南山之蛇。今日羣集於此。此次捕捉之後。四五里內有五年無虺蝮之患。然吾亦數年不可過此。恐蛇王見仇也。南屏曉鐘亭子右側階石。人或坐之。必紅腫潰爛至骨。衆使幫丐視之。丐曰。此下有毒蛇。因身長石中不能出。故於縫間透氣。人

適值之耳。啟其石則兩石之間有物。蛇首而身扁如巨鯽。蓋石壓所致也。丐曰。此虺也。身不能出。故尚留此。否則亦歸於山洞。早為吾所捉矣。因撮而貯諸籃。人問諸毒蛇何所用而亦捉之。曰。貨於藥肆。一種自有一種之功用。蛇愈毒而效愈神。其價不貲。所以捨命作此險舉也。寺前之人感其捉盡毒蛇。釀錢置酒款之。眾丐歡呼暢飲。以囊中草酬主人曰。此草最能解毒。無論蛇傷蜂螫。疔毒癰疽。嚼而敷之。無不立愈者。勿妄用也。遂携蛇而去。此事聞諸在田已五十年矣。歲久忘之。表弟蔡汝伯向曾聞予言及茲。予纂雜紀。因問此事亦經列入否乎。予深愧老而善忘。衰可知也。亟濡筆記之。

吾邑乾元寺在吳堯山北麓。其地背山面河。縣城聳峙隔岸若屏。展然門前橫亘大道。地僻山空。過者絕少。予外祖謙六公少時與某生讀書其中。生年長於公。喜習陰符奇遁之術。公以有妨舉業。每非笑之。一夕月色明甚。徘徊庭際。生謂公曰。吾有薄技。秘之久矣。今夜靜無人。請君觀之。幸勿泄也。公諾之。生起閉外門。囑公遠立。篋中出一劍。長二尺餘。晶瑩奪目。持而舞於庭樹之下。劍光丈許。周環其身。覺空中細物簌簌落地。舞畢。公拾視之。乃樹之細枝也。長約寸餘。修短若一。公異之。欲撫其

劍生斬曰。劍有神光。觸之恐不利於君。遂匣之而寢。自是每逢月明則舞。公曰。此樹蔽日藏風。為書屋之蔭。舞時幸勿芟其枝。生唯唯。然舞亦不數數也。一日薄暮。同閒步山門外。生笑謂公曰。我讀奇門。君常笑我。今請試之何如。乃中立於路。畫地作圈。徑可丈餘。取瓦石數十塊。分作八絕。勻列圈際。邀公坐於山門檻以俟之。少頃。一人衣白衫。挑糖擔。手執小鑼。于于而來。生所識也。欲止之。已走入圈內矣。生遽曰。殆矣。恐遭顛仆。奈何。言未竟。其人觸石而蹶。糖盤皆碎。且傷膝焉。委頓而去。公駭然問之。生曰。此武侯八門陣也。今日支干皆火。而其所衣所持皆屬金。且入驚門。出傷門。宜其蹶也。公大異之。翌日。公請生如前。畫圈於路而觀之。方展布間。忽隔岸城上有。人厲聲呼生姓名曰。汝今日又作戲劇傷人乎。生遙見。遽伏地叩頭曰。不敢。不敢。公聞其聲。似山陝音。視其人面頰而目大。餘以遠望。且雉堞蔽之。不能悉也。須臾冉冉去。公扶生起。則面色如紙。灰戰慄不已。再三固問。祇曰。此吾師也。終弗道其原委。惟戒公勿泄於人。此後并不肯舞劍矣。歲終各歸。公素謹秘而不言。人無知者。後數年。生幕遊江豫。移家而去。音問遂絕。予垂髫時。見公酒酣歡笑。掀髯談此。惜子年幼。不能記生之姓名住所。今公亡已五十餘年。無從考詢矣。辛亥六月。偶閱劍俠傳。因憶

前事約略志此

乙酉二月予至紹興沈益川夫子招同沈康勤祁顯仁遊西郭門外之蓮花菴。土名荷花見釣橋之南百步許有巨室焉前臨田野左傍城河屋宇雲連牆垣山峙詢之為郝氏之居康勤素與郝善歸途因過其家郝氏兄弟八人近惟其長兄曰聲來及七八兩弟在餘俱歿矣聲來年六旬外體幹魁岸勇氣勃然若不可禦者其弟則身怯弱而貌溫和予疑為異母兄弟也歸而問之康勤曰非也有因果在聲來之父某向於西郭門外虹橋邊開安歇飯店冬日微雪天將暮矣一行脚僧頽然而長挑行李進店問郝曰此去能仁寺路若干郝曰城中能仁寺有二大能仁寺在南門距此十餘里小能仁寺在西郭門內興文橋之北越王祠側離此不及三里僧曰我有道友將往訪之渠當日未嘗告我備細我今先往小能仁寺一問遂以行李置於客房而去至二更城門已扃而僧不回郝疑其道友留宿矣候至三四日僧仍杳然郝有行李千條親赴兩能仁寺尋之則皆無其人遂移其鋪蓋竹箱置諸內室樓梯之下舉之甚重郝以為鐘磬經文之類不之疑也惟扁挑圓而且長兩頭裹鐵若槍棍然亦并置之一處已數年矣一日郝妻挾重物下樓至梯半而板中斷連人墜而下墜